

第十六回 三及第榮授皇恩

詩曰：

貧士求官真可憐，一時登第如登天。
瓊花捷報閭生色，御酒銜杯容吐妍。
鳳閣龍門稱俊品，玉堂金馬羨姿鮮。
休誇蓬島神仙境，鰲禁能邁勝萬千。

且說玉真逃出，竟望霞漳來尋夢鶴。一路顛顛倒倒，詢途問店，雖然受盡艱苦，亦直任而不辭。隻身路行，傍人觀之，有儼然不可犯之鋒。時人有感而吟一絕：

柳營渾令實嚴威，天塹江河又峻巍。
欲到桃源不憚遠，獨行踽踽贊閨闈。

是夜，玉真在路中吟一首寄與風月傳聞爹娘得知：

塞煙野草襯輕襟，無奈蹇裳獨自吟。
不惜微軀渾是膽，忍聞悲雁盡非音。
臨行仰視月為愁，須去和同風作音。
彈得情恩難兩全，祇因勢迫淚淋淋。

不數日，卜玉真到了霞漳，逐處尋訪，未有蹤跡。忽一日，走到大街，認見一位漢子，腳未行而頭先趨，如戰馬之奔江，身未動而手亂擺，如狂狗之爬沙，冒突風雪而來者，乃前日光棍也。玉真正要躲身避他，奈洪初中乃是色中餓鬼，雖不敢認是玉真，但看見是個豐姿少年，遂近前施禮問道：「賢兄似非本省之人，敢問要尋貴親麼？」玉真道：「弟聞貴漳才子康夢鶴，直來拜訪，今未知康府在何處？」洪初中道：「此乃天假之緣，幸問得人。夢鶴正是小弟親朋，其屋與弟比鄰，願先引進。」

初中騙他穿入偏巷曲街，混他心目認不得大街市，直引到破古廟極深處，內係壞牆破屋，樹木叢草。及玉真入門去，意以為舊柵欄。初中把廟門緊關。入到廟後，看見樹木茂草，玉真意以為荒埔，殊不知至此四圍並無去路。初中就起不良之心，要調戲他，倘若不肯，便要行強。玉真自知中計，不能脫得身去，況我一介女流，安能敵得他過。正是：

冤家路隘為儂情，松柏經霜正見貞。
束手徬徨天地小，飄飄風雨動猿聲。

玉真靜思半晌，因在路中耳聞吳翰林之事，忽生一計，心自思道：「這個癡漢，祇可以理騙，不可以力爭。」乃假笑臉而問道：「康夢鶴家在那裏？你可快引我去見他。我不日要這漳城到任，你曉得我是誰？我乃廣東吳翰林，現授福建布政，訪察微行到此。因康夢鶴前年遊學相識特來拜他。你若不信，現有文憑在身。你近前來求看，手不要動，恐污壞我的。」玉真即抽出文憑與他看，並讀與他聽。洪初中頭如水碓，心如春杵。蓋那時五尺童子皆傳說吳布政，尚青為少年，微行在漳州有數日，其為人忠義正直，不避炎勢，因彈劾朝奸，被貶布政，有人犯著，十生九死，凜然可畏。你知玉真，一時那裏有這文憑？因被高仁告害之時，太爺將一張文書判語，用一顆印，付玉真執照。玉真丟在他父親靴裏，其靴猶是他父親嫌促小不穿的。因那日逃出，把此靴穿在路中，乃持起文書，帶在身上。抽出與初中看時，又把一幅紗罩在上面，視得不明不亮，洪初中字又不甚深識，祇認得一顆大印，便心內驚恐，意以為真，遂跪倒請罪，說道：「小的有眼無珠，願大老爺赦罪。」玉真佯為不知，說道：「你好意引我去見康夢鶴，有何罪過？我不怪你，且請起來。你是甚麼名姓？」初中道：「小的姓洪，名初中。」玉真道：「異日我自然看顧你。」初中歡喜許諾，即引到康夢鶴家中。

遇夢鶴去應試，其母陳氏問道：「小官人貴姓大名？要尋我兒何因？」玉真道：「我乃吳翰林便是。因年兄前年遊學相熟，敬來探問。今既不在，願入內堂借文房四寶，寫一字寄此，以表厚情。未知尊嬸意下如何？」陳氏道：「願請老爺入內，且日色已午，吃了菜飯去。」玉真又回頭對初中道：「你且回去，待我到任時，必須來見我。」初中唯唯而去。

卜玉真把門閉起，脫了男服，依舊女妝，及陳氏在內收拾飯出來，俄然一個絕色女子，怪而問道：「你說是甚麼吳翰林，那裏又變做女身？想你不是鬼怪，是何方人氏？來俺家何因？從頭說來我知。」玉真即將前事自始至終說得明明白白。陳氏聽了這些言語，與夢鶴所說句句相合，知今見得是真，不勝歡喜之至。自是母子相得，不消說了。

且說吳翰林，果然訪得漳州知縣酷虐害民，次日即走馬上任，差役擁護簇簇。洪初中遂以為實，說吳布政親許我去見他，他要看顧我。遂慌忙持著手本，突然直入，被衙役拿到臺前，說：「你這漢子好大膽，敢來衝撞大老爺！」那吳翰林亦不待分訴，著差役拿下，發打二十板，趕出轅門。洪初中心內暗想道：「這個翰林好薄情，既許我親見他，為甚麼又打我？」及後日聞夢鶴中了，要來迎請夫人，乃知前日一個女扮男裝的夫人。又思前日被毛獅王打，今日又被他騙，皆是我之自癡，滿面羞慚不題。

卻說康夢鶴會試中了第六名，殿試中了探花，聖上觀其二三場對策，明亮典雅，堪以理煩治劇，查廣東缺了一員察院，遂除授為廣東察院。聖上特旨：著康夢鶴即日起程到任。夢鶴領旨，遂到廣東上任。

各屬下文武官員當來拜參，那時審解康夢鶴回籍的太爺，認得是前日康夢鶴，有藏羞慮罪之意。康夢鶴對那太爺說道：「你可認得本院否？」那太爺惶恐俯伏，說道：「荆山璞玉，肉眼何知？但卑職當時勸其才猷，亦識掀揭恢廓，是以要大老爺歸籍潛修，可以早得成名，不必流落他鄉。今大慰鄙望，伏乞恕罪。」康夢鶴道：「說那裏話，本院不怪你。但高仁、姚安海，這兩個奸險小人，你做本府其將何以教我也？」那太爺連連打恭道：「卑職回去，自當效力。」正是：

男兒失意世多欺，得志無人不奉持。
奎壁光輝揚藝海，公門桃李向春滋。

及文武拜賀已畢，閱看手本，有寫蔡斌彥的名字，康夢鶴道：「我的岳父尚在此任，不免寫一帖請他與我同來相見。」

甚麼話？」不一時，長班報：「蔡老爺與奶奶齊到外堂。」康夢鶴道：「請蔡奶奶先入內相見。」那許氏入見，逡巡畏縮，不敢舉頭，夢鶴道：「岳母，你認不得夢鶴了？」許氏仰首一看，乃是女婿，泣道：「恨我女兒福薄，不得共享天祿。」康夢鶴道：「你女兒活了。」即與之告其回生之由，「如今現在潮州府城內，前日即差人去迎接，過幾日想必就到。但我被岳父告得忒害，幾乎喪了性命。」許氏道：「我亦常常勸他，奈他執意，說吾兒不報他知。如今可喜可賀，望吾兒將前事赦落千頃波流萬幸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待兒出外見他，看他如何？」乃出外堂相見。康夢鶴尊他上坐，蔡斌彥推遜不已。

康夢鶴道：「敬你是客，不妨就坐。」蔡斌彥不敢再推，祇得上位坐了，然心內終是不安，那椅上就似有了鐵釘一般。二人吃茶之際，斌彥將眼角把察院一看，恍如女婿一樣，但他沉船死了，恐是人貌相似。

康夢鶴問道：「本院閱視前任舊案，有一件究償女命事，都是年翁尊名，未知曾得究償命否？若仍未完案，本院即為年翁親提償命，未知尊意若何？」蔡斌彥惶惶不安，稟道：「那同大老爺尊諱的就是卑職女婿，今不幸沉船身故了。」康夢鶴道：「既是年翁女婿，女兒雖死，不過命數該終，豈有夫婦相得，而下毒手打死乎？你該寫書一封去罵他，說他緣何不報你知便罷了，因何告他償命，害他致之死地？是年翁失德之甚也。若然，則康夢鶴之死是你害之也，你能為女兒告償自終之命，我今要為康夢鶴告償迫死之命。上表奏過聖上，說你陷害無辜書生，把你禁陷天牢，活活餓死，你信乎不信？」嚇得蔡斌彥面無紅色，搥了又搥，說道：「求大老爺恕卑職性命，願乞骨骸歸本鄉。」康夢鶴笑了一笑，叫左右領蔡斌彥退入後堂，與許氏相見。許氏見丈夫來，笑容滿面，起來迎接。正是：

貧窮則父母不子，富貴則親戚畏懼。

一聲雷震霹靂天，燕雀魂飛棲不住。

那斌彥看見許氏歡樂異常，問道：「我這等憂愁，你因何這等歡喜？」許氏道：「樂人之樂，憂人之憂，不相同也。」蔡斌彥道：「我觀此大老爺恍似我女婿。」許氏道：「若是女婿，你還敢見他？」蔡斌彥道：「你不曉得，倘是女婿，居此地位，福大量必大，安肯責備此小事乎？」許氏道：「害人性命，還是小事？虧你敢說！」許氏乃與之實告其由，蔡斌彥羞慚滿面，按下不題。

再說那時廣東文宗到任，要往潮州歲考，康夢鶴即荐查必明進泮。及縣考，陳天英錯落第三等，不得鄉試，適許文泰除授山西泌縣知縣，路經廣東省，入拜夢鶴，陳說天英三等之事，夢鶴即荐天英。斯時總裁官與康夢鶴乃係同門，即青眼陳天英，遂中了第十五名。

卻說許文泰到泌縣到任後，出來城隍廟拈香，路遇一簇人，追趕一個漢子，聲聲唱打。看見縣尊來，眾人拘到轎前，跪稟說：「老爺救命，小的這三四人被這光棍騙害得淒慘。昨日白晝，乘其不慮，攻其無備，入內偷小人衣被銀兩。今他穿的衣服被小的認著，乃呼眾人捉捕。幸遇青天伏乞追究，以儆將來。」文泰詰問，件件皆真，究其人，乃當日在潮州府，騙康夢鶴銀兩包袱之邵福也。文泰登時打了四十板，追贓還後，即解到廣東康夢鶴臺前待罪。斯時夢鶴本要處死他，以杜民害，奈邵福磕頭，聲聲說道：「老爺救蟻殘命！小的自今以後，悔卻前日之非，願削髮出家。」夢鶴憐其有回頭之念，即赦他逐出。邵福自是悔悟，就在廣省庵堂修行。

又過了數日，肇慶府百姓來呈告知縣貪酷虐民，夢鶴勘其三十四款，贓證皆實。原來就是數年前亂棍打夢鶴賣放人夫的趙知縣，如今已除授在此。康夢鶴素知其暗昧貪酷，又兼款證確實，即特上本題參，欽奉聖旨，御批「削職為民，歸家免究，欽此欽遵」等事姑勿題。

卻說康夢鶴上任之時，即差一班家丁去漳州，搬請母親並胞弟赴任，又差一班往潮州，迎請玉真家眷。未知玉真迎來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